



采访对象黄加如老人。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摄



采访对象魏良玉老人。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摄

整整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街头欢庆的人群,心头激荡的胜利喜悦是相通的;然而这份喜悦背后,每个人心中的“幸福”却各有分量——于那些曾因日寇铁蹄被迫背井离乡的人而言,这幸福便是终于能结束漂泊,踏上归家之路,回到日思夜想的故园。

一位桐城人便是其中一员。在返乡后,他向乡亲们讲述了亲历之事:在日寇枪口面前,家乡人的硬骨头能有多硬!

旧闻:

敢将热血酬家国 宁死不为倭奴役

“想让老子给小鬼子干活?做梦!”魏老大的那声怒喝,似乎一直响在考盘的上空,从未散去。

那是1938年8月的一天。清晨,家住桐城清龙嘴的江小七刚在菜园里摘了把豆角,就听见村外传来枪响,还有鬼子刺耳的叫喊声——是扫荡抓壮丁来了。

“快跑!”魏老大从自家院里冲出来,招呼江小七就往西边山上跑。然而,鬼子四面包抄而来,两人已经无法出村。

慌不择路之下,江小七看见自家菜园角落里成片人深的草窠,就钻了进去。

魏老大则跑到村口的柴堆旁,扒开稻草钻了进去,还特意把面前的稻草拉盖严实了。

草窠终究没有完全盖住江小七,他半蹲的身影在阳光下还是露了半截。一个眼尖的鬼子扫到了他,随即咧开嘴笑,露出黄牙。

“出来!”鬼子的中文说得生硬,枪托直接砸了过去。江小七只觉得后背一疼,整个人被拽了出来,摔在地上。鬼子上来就是几脚,踹得他五脏六腑都像移了位,嘴里立刻涌出血腥味。等他反应过来想爬起来时,胳膊已经被鬼子死死拧着,动不了分毫……

要知道,这正是一年最热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柴堆里面蹲得要热晕过去的魏老大,听外面没了动静,终于忍不住掀开稻草要出来。不幸的是,有鬼子并未走远,瞧见了。那鬼子反应极快,一边鬼叫喊同伴,一边快跑过来,把魏老大从柴堆里拖了出来。魏老大挣扎着要骂,鬼子的枪托已经砸在了他的额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以笔为犁,合河村墙上“种”新风

这个暑假,桐城市吕亭镇合河村迎来了一批手持画笔的特殊“客人”——桐城师专的师生团队。他们以画笔为犁,以颜料为种,在村落的墙壁上细细耕耘。原本单调的墙面,在他们的巧手描绘下,渐渐幻化成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为“宜居桐城”建设和乡村振兴注入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活力。

“快瞧瞧这画!画的不就是咱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嘛,‘让他三尺又何妨’,这精神传了几百年,画在自家墙上,看着心里头亲切又自豪!”8月16日上午,合河村都老组村民都盼尧站在

1938,龙河的不屈与怒吼



位于桐城市范岗镇的龙河桥。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摄

“开路!”鬼子吆喝着,把江小七和魏老大的胳膊反绑在身后,用枪托赶着他们往考盘的据点走。路上遇见两个没躲好的乡亲,也被一起抓了。魏老大走得踉踉跄跄,额头上的血顺着下巴滴在衣襟上,可他没哼一声,只是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清龙嘴的方向,眼神里满是不甘。

到了考盘据点,鬼子把他们关在一间破屋里,地上全是稻草和霉味。第二天一早,一个汉奸翻译过来喊话,让他们去给鬼子挑水、劈柴、修炮楼。魏老大第一个站出来,梗着脖子骂:“想让老子给小鬼子干活?做梦!”

汉奸脸色一变,转身就跟旁边的鬼子说了几句。那鬼子立刻端着枪走过来,对着魏老大的肚子就是一脚。魏老大倒在地上,鬼子还不放过,又用枪托狠狠砸他的后背。江小七看着魏老大蜷缩在地上,嘴角冒血,心里又怕又急。他想上前拦着,可被另一个鬼子用枪指着胸口,动弹不得。“不干活?死啦死啦的!”鬼子吼着,又踹了魏老大几脚。

魏老大趴在地上,慢慢撑起身子,吐了口带血的唾沫,还是硬气:“就是死,老子也不伺候你们这些畜生!”那天下午,拒绝干活的魏老大被鬼子单独拉了出去,关在另一间小屋里。傍晚的时候,鬼子又来催人干活,江小七看着身边几个乡亲吓得发抖的样子,再想起魏老大被打的模样,终是咬了咬牙,跟着翻译官去了伙房。

在伙房的日子,江小七过得像个提线木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烧火,给鬼子做饭。鬼子稍不满意就打骂,他只能忍着,把眼泪咽进肚子里。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多月。那天清晨,江小七刚把灶火点着,两个鬼子就闯进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叽里呱啦喊着什么。翻译官跟在后面,脸色阴沉:“别烧饭了,跟我走,去龙河河滩挖坑!”

江小七心里一紧,跟着另外三个顺从的壮丁,被鬼子押着往河滩走。“挖深点!挖宽点!”翻译官在旁边吆喝。江小七偷偷抬眼,看见不远处的路上,几个鬼子押着一群人走过来——是魏老大,还有其他七个壮丁!他们的胳膊被反绑着,绳子勒进肉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伤,有的嘴角还挂着血。

江小七终于不得不面对一路上都在脑海中抵抗的那不祥的预感。他想喊,想冲过去,可一个鬼子立刻把枪顶在他后脑勺上,冰冷的金属贴上来的时候,他无法动弹。

“挖!继续挖!”鬼子吼着,又踹了他一脚。江小七只能捡起铁锹,机械地挖

着土,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掉,砸在坑里,瞬间被干土吸没了。他不敢看魏老大,可耳朵里全是魏老大的声音——是魏老大骂鬼子的声音,是鬼子殴打他的闷响。至于其他壮丁的怒吼,他反而听不真切。

“小日本鬼子!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们!”魏老大被鬼子推到坑边,额头上的血又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可他还是死死盯着鬼子,声音洪亮得震得人耳朵疼。一个鬼子恼了,举起枪托就往他脸上砸,魏老大的鼻子立刻流出鲜血,可他还是笑:“老子是中国人,死也死得有骨气!你们这帮畜生,早晚要被赶出中国!”

其他壮丁也在骂,有的还挣扎着要扑向鬼子,可都被鬼子死死按住。江小七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看见鬼子开始往坑里填土,一锹一锹的土砸在魏老大他们身上。

魏老大还在骂,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哑,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喘息。其他壮丁也在挣扎,坑边的土不断往下滑,可鬼子还在填土,有的甚至直接用脚把土踢进坑里,嘴里还“嗷嗷”地叫着,像野兽一样。

江小七看着坑一点点被填平,看着魏老大他们的身影彻底被土盖住,看着鬼子站在坑边狞笑,心里的恨像火一样烧起来——恨鬼子的残暴,恨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被活埋,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天中午,江小七被鬼子押回据点,做饭时手一直在抖,柴火怎么也点不着。他眼前全是龙河河滩的画面:被填平的土坑,鬼子的狞笑,还有魏老大最后看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恨,只有期盼,期盼他活着,期盼他把真相说出来。

从那以后,江小七变得更沉默了。他依旧给鬼子做饭,可暗地里却在留意逃跑的机会。他知道,只有逃出去,才能对得起魏老大的嘱托,才能让更多人知道鬼子的残暴。过了三个月,鬼子渐渐对他放松了警惕,偶尔会让他拿着钱去附近的镇上采买粮食。

那天,江小七拿着鬼子给的钱,背着空粮袋往镇上走。走到半路,他看见路边有片树林,趁没人注意,赶紧钻了进去,一路往西跑,往山里跑,那里没有鬼子。他不敢回头,也不敢停下,直到跑出几十里地,看不见鬼子的据点了,才敢靠在树上喘口气。他身上没带多少干粮,只能靠挖野菜、讨饭过日子,一路颠沛流离。

直到听说抗战胜利的消息,他才敢往回走,往家乡的方向走。

回到家乡后,他常常向乡亲们讲述1938年9月的往事:有八位不愿为日寇干活的同乡宁死不屈,最终在龙河英勇就义。

寻踪:

一河水犹铭国耻 九秩翁难忘旧恨

2010年4月1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安庆卷》中记载:“1938年9月,日军在范家岗周围‘扫荡’,将方松久等40多名百姓推入姚庄大塘里,然后用机枪扫射,顿时一塘清水变成血水,方松久等40多人全死在大塘里,无一幸免。事后不久,守护龙河公路桥的12名日军,将附近8名平民百姓抓到后集体活埋(其中有魏良玉的大伯和李新友的父亲)。”

2025年8月11日,记者通过走访得知,日寇杀害无辜中国群众的姚庄大塘和龙河公路桥均位于昔日的安合公路附近,属于桐城市范岗镇管辖。

根据这段记载,在范岗镇范岗社区党委副书记魏小莲的帮助下,记者在范岗镇月山村余庄组找到了已经85岁的魏良玉老人。“旧闻”中的故事,核心部分正是来自他的讲述。“因为鬼子的阻挠,我大伯死后三天,我家人才去收尸,那时他的一只脚已经被野兽吃掉了。”魏良玉告诉记者,他年纪大了,已经不记得大伯叫什么名字了。“大伯被害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故事我也是听我的父亲、小叔,还有江家齐(音)讲的。”江家齐,正是“旧闻”中的“江小七”的原型。

对于这件事情有记忆的不只是魏良玉老人,还有家住范岗镇合安村的、今年已经92岁的黄加如老人。他告诉记者,当时他家距离龙河不远,1938的他虽然还很小,但不止一次听到大伯黄传宗讲过这件事。在他这个年代,很多过去已经记忆模糊,但是他还记得:“日本鬼子被八路(应为新四军)打了,就报复老百姓,乱杀人。”

“日寇在范岗镇犯下的罪行,远不止姚庄大塘与龙河桥两次屠杀。”范岗镇文化站站长戴先飞介绍,当年日军每遭新四军伏击受损,附近驻点的日军就会对公路沿线村庄展开野蛮报复,其烧杀淫掠的行径,可谓无恶不作。

1938年9月1日,新四军在范家岗成功伏击日军后,气急败坏的日军随即在范岗周边实施报复性行动:他们大肆烧杀、奸淫掳掠,将苏屋村全村200多间草房尽数烧毁,还强行掳走3位老人——其中1位老人被日军用手枪击穿左耳,当场身亡,另外2位老人则从此下落不明。

仅仅两天后的9月3日,在新四军打完著名的棋盘岭伏击战还不到1小时,遭受重创的日军便发起疯狂反扑。他们向挂车河附近的村庄发射了800余发炮弹,密集的炮火下,成片房屋被炸毁,众多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在轰炸中伤亡。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汤琦



旧闻寻踪
到现场翻开历史

睡的乡村,让这一面墙,变成会‘说话’的窗口,讲述咱合河自己的故事,也传递新时代的文明风尚。”带队老师余冰道出了团队的初衷。“创作时大家格外注重扎根村庄的土壤,既要留住乡村那份质朴本真的‘魂’,又要通过艺术设计赋予它新的‘颜’,实实在在地为打造宜居宜业、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添一份力。”

据了解,此次墙绘活动覆盖了村里的主干道。师生们仅用了短短四天左右时间,便精心完成了总面积近80平方米的艺术作品。随着墙绘陆续完工,村容村貌悄然蝶变:不仅引得村民们流连驻

一周文化热点

新大众文艺为何引人注目

大众参与、大众共创、大众传播……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开始玩起了“文艺”,“外卖诗人”王计兵、顶流IP李子柒、“煎饼歌手”李维佳,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型用户走红网络。“新大众文艺”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这些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走红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逻辑。一方面,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普通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广阔平台。以往,文艺创作和传播的门槛较高,普通劳动者很难有机会让自己的作品被大众看到。而现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网络渠道打破了这种限制,只要有才华、有创意,就能在网上收获关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不断提高。他们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文艺创作成为了他们表达自我、释放情感的重要方式。同时,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度也在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欣赏和尊重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创作者及其作品,这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再者,新大众文艺作品往往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传真

罗汉尖教育基地入选“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本报讯 日前,中共安庆市委宣传部和安庆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开展的安庆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遴选结果公布,宿松县罗汉尖教育基地成功入选安庆市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罗汉尖教育基地位于宿松县第一高峰——罗汉尖主峰北麓的北浴乡罗汉山村,地处宿松县西北部皖鄂两省交界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皖西特委、红二十八军利用罗汉尖跨两省三县特殊地理区位优势,开辟罗汉尖游击根据地,1935年12月19日,成立“大中华抗日救国军”,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片红色革命热土上,涌现出了许多救护伤员、筹备军需、侦探敌情、送子参军、送郎上战场等英雄事迹和壮烈感人场面。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红心向党、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给宿松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红色基因。

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2017年,北浴乡党委、政府依托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优势,建设罗汉尖红色教育基地。基地累计投入资金3000余万元,精心打造了罗汉尖革命历

史陈列馆、罗汉尖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展馆,修复了兵工厂旧址、山林医院旧址、陈少敏驻地旧址等10余处革命历史遗迹,新建了900平方米红色文化广场、1600平方米罗汉山红色教育研学大楼。2021年12月30日,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这是集红色文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生态康养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常年免费开放。截至目前,基地已成功接待研学团队260余批次,2024年接待参观学习30余万人次,年增村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此次安庆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遴选工作旨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搭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实践教学平台,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史悟理,不断增强思政课的

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通讯员 苏泉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非遗“龙腔”声声入人心

本报讯 初秋时分,走进望江县凉泉乡湖滨村龙家仓下“龙腔”展馆,大锣、班鼓、小锣、铙钹等老物件映入眼帘,一套一套戏曲服装,向人们阐述着“龙腔”文化的历史,三五成群农民们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龙腔,现场一派祥和景象。

“龙腔是望江县黄梅戏唱腔的统称,是黄梅戏最具特色的传统唱腔之一,是安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传承黄梅戏,龙坤玉、龙甲丙父子便组织了一个黄梅戏班,白天从事农业生产,晚上进行黄梅戏训练,他们就是在这个戏堂里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演出。”村民龙毛旺介绍说。

近年来,凉泉乡因地制宜保护和

和发展非遗文化,不断创新工作举措,让非遗“动”起来,“活”起来。凉泉乡湖滨村在龙腔陈列馆中开办了老年学校,别具一格的龙腔教学课程,深受老年朋友们喜爱。“我一直都很喜欢龙腔,没想到一把年纪还当上了龙腔老师,又有机会让更多的人学习龙腔、接触龙腔,我十分高兴。”龙腔传承人龙长生说。

凉泉乡将在传承中进一步挖掘龙腔文化,在文旅融合上激活龙腔活力,让更多人了解龙腔、喜欢龙腔,也让龙腔文化得到更广泛地传播。

(通讯员 赵荣荣 全媒体记者 许娟)